

編者按

內地改革開放後，善生存、能吃苦、敢打拚、會經營的福清人四處捕捉商機，成為蜚聲海外的「新移民」。隨着全球經濟環境改變，「福清幫」所分佈的國家，已從早期的東南亞和歐美日，轉向阿根廷、南非甚至喀麥隆、莫桑比克等第三世界國家，從事的行業也從最初的刷盤子發展到開超市、開礦。之後，他們再把一筆筆的血汗錢攢起來寄回家。本報追蹤在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「血拚」的福清人，並報道他們闖蕩新世界快速致富卻又危機四伏的歷程。

福清哥 闖新世界 之淘金篇



林金俞看着來之不易的滿牆善款，向記者講述高嶺中學新操場的來歷。 傅龍金攝

翁德通老人翻看去年非看親人的相冊。 傅龍金攝



寧闖非經商 不匿美刷盤

哥哥搞批發 弟妹開超市



福清人在南非經營的超市大多使用現金交易，這讓他們經常成為當地劫匪的目標。受訪者供圖

「三片地瓜一碗湯，鐮刀掛壁餓斷腸」，福建福清這片人多地少、乾旱缺水的土地，造就了與其餓死不如出海一搏的「福清哥」。福清哥之所以能「血拚」全球造富人生，不僅有走世界的勇氣，亦有獨特經商之路。福建省福清市統計局今年1月數據顯示，作為福州市轄下的一個縣級市，截至去年福清城鎮居民儲蓄存款本外幣餘額逾530億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，而海外新移民人數近百萬。作為內地新僑分佈最多最典型的地方之一，福清人足跡遍佈全世界55個國家和地區。改革開放前，他們已遠渡日本、美國、東南亞等國家白手起家。上個世紀90年代，隨着同胞的增多，利潤的直線下降，福清人開始把目光瞄準非洲，並稱非洲為最後一塊未開發的「處女地」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葉臻瑜、傅龍金 福州報道

「寧」在非洲當老闆，不去美國刷盤子，是福清江陰鎮僑聯副主席翁昌祥對當地人去非洲「淘金」的理解。早年說起自家有人在美國和日本，福清人總是腰桿挺得特別直。但隨着10年前在許多發達國家遭遇簽證收緊，長袖善舞的福清人打起了非洲國家的主意。據江陰鎮僑聯統計，截至2015年5月，當地舊華僑已不足萬人，相反旅外新僑卻接近26,000人，其中南非就佔了9,800人。

新僑旅外 南非佔三分之一

起初僅需3,000元路費，就可借道非洲的「中國」萊索托，轉往南非、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第三地經商。福清市江陰鎮退休僑聯幹部嚴曦透露，雖然可通過中領難民證、就業證，最後獲得居住權，但大多數福清人還是選擇以「黑身份」小心翼翼地生活着。

他說，先發家的僑商有時也充當半個「蛇頭」，幫助前仆後繼的老鄉們落地安家。「有些是去過（非洲）又回來的，給他們一筆費用就能替你辦妥全套手續」。由於旅非的福清人越來越多，在當地漸漸形成了由蛇頭、地下錢莊、銀行、英語培訓、機票代理及高利貸公司組成的一條完整跨境移民產業鏈。

2元襪子 轉手價翻10倍

改革開放後，出國經商的福清新僑們，不僅趕上了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經濟高速發展時期，而且從同樣經濟起飛的中國獲得了資源上的支持。在約翰內斯堡的南非第二條唐人街上，建有一座福建會館，這是南非首家新僑會館，時任福建省省長習近平曾於2002年訪南非時為會館揭牌。照福清人的話說，「老僑不如新僑」，指的並非人品，而是彼時「揮大錢」的機會。

「除了開超市，鞋帽服飾批發生意也掌握在福清人手裡。」江陰鎮東井村村長莊曲和告訴記者，每年數以萬計的貨櫃從福建和浙江等口岸發往非洲和南美。在南非約翰內斯堡，就有8家以中國商人為主的批發市場，攤位超過2,000個。不少人只需在當地租開倉庫，不用開店就能賺錢。福清人中「哥哥搞批發、弟妹開超市」的家庭經商模式屢見不鮮。「碰上聖誕節，來自中國的小商品常常供不應求，一雙批發價2元的襪子轉手就能翻10倍。」

在福清，一般人如果想做買賣，是很難借到錢的。但若是出國打工經商，即便背着一身債，仍有人願意大方「資助」數十萬元。按當地1分2的民間借貸月利計算，相當於舉債100萬元出國經商，3年後需多償還高達44萬元的利息。

「一個幫一個，（我們）全家現在在100多號人都在南非」，江陰鎮東井村村民莊富是15年前首撥非洲「淘金客」。他給記者算了

一筆賬，自己在開善教經營的超市，日營業額逾1萬蘭特（約合5,000元人民幣），舉債百萬元3年就能還清。「哪怕前段時間發生暴亂，我也捨不得停業。相比去美國、日本打工的10年漫漫負債路，第三世界國家雖然兇險，來錢也快」。



翁家剛在福清市區買了一套新的商品房準備裝修。據稱當地每家每戶都在市區有樓房，而福清市商品房單價已接近福州市區。 傅龍金攝

造富奇觀 豪宅藏小鎮

從福清往江陰鎮高速公路口驅車而出，沿途數千幢造價百萬歐式小洋樓很是吸睛。由於家家戶戶都有人出國經商，這裡誕生了數個「億元村」，而這些風格各異的洋樓不僅是當地人財富的象徵，更透露着他們海外打拚背後的不安。從「勤勤做，儉儉用，早日寄錢起大厝」的福清老一輩箴言，就可見端倪。

沙土飛揚路 規劃亂無章

江陰鎮是福清市轄下一個7萬多人口的小鎮。過去這裡到處是破落的小漁村，所以踏浪出海成為當地人的傳統。鎮上退休僑聯幹部嚴曦稱，如今，江陰的旅外華人華僑人數已超3萬，佔總人口近一半。小鎮上商業並不發達，但各大銀行的營業點卻家家大門敞開。僅去年，全鎮創匯就達24.11億元，近10年來累計創匯數百億元。

「家裡大厝起好沒？」是當地人海漂後的頭一句問候語，也成為福清人創業的階段性目標。於是，哪怕創業再艱苦，經商環境再兇險，福清人仍咬緊牙關在海外「搏命」淘金，立志在家鄉蓋起萬國公館般的洋樓。然而，與洋樓格格不入

的是「億元村」裡的沙土路和雜亂無章的村鎮規劃。年逾八旬的翁德通老人家住兩棟三層連體「洋房」，形似新加坡雙子星大樓。挑空6米的大客廳只有他和已經睡着的看門犬。談到在南非的兒子時，空蕩的大厝中迴盪着老人單薄的笑聲。

豪華迎親隊 黃金穿戴齊

福清江陰奢華婚禮的照片是網上點閱率極高的帖子，數十輛超級跑車組成的迎親車隊，戴滿黃金飾品的新娘，鮑參翅肚一樣不落的宴席讓網友瞠目結舌。

當地人告訴記者，想娶一個媳婦少則百萬元、多則上千萬元的聘禮，已是司空見慣。這還不包括辦喜宴要用的300條香煙和100斤糖果，僅僅炮煙花動輒也要幾十萬元的花銷。「在外經商再風光，終究不及回家娶妻買房。」無論是自建的婚房，還是買來的商品房，造價不低於200萬元的才能在當地稱上家境殷實。

而緊鄰江陰不足20公里的漁溪鎮，只需二三十萬元就能抱得美人歸，江陰人的婚禮排場對他們來說，不是面子而是負擔。

「甜蜜出路」：讀書不如「打洋工」

「能讀就讀，讀不好大不了出國賺錢。」這個觀念是福清海外「淘金」的父母們給予孩子的「甜蜜出路」。福清人在海外撈金敢闖敢拚，但在受教育水平方面卻是重災區。江陰鎮高嶺中學是江陰鎮三所中學之一，學校「人丁興旺」的時候，小小的教學樓最多能擠滿1,300名學生。「美國雙博士我們也是培養過的」，但這個讓退休語文教師林金俞曾引以為傲的地方，如今僅剩不足300名學生。「村裡常常一年都出不了一个大學生，大人們都以讀書無用論教導孩子」，說到這裡他顯得有些沮喪。

富了家鄉「窮」了教育

與僑鄉中小學生流失量相反的是，當地不斷攀升的出國人口。據福清市公安局出入境數據統計，福清每年正規渠道出國的務工人員，平均在1萬人左右。但知情人稱，非正規渠道的「淘金者」至少是這個數字的兩倍以上。因此，孩子16歲或者更早地跟隨父母移民，已經成了當地社會化過程中的「保留節目」。

走在高嶺中學的煤渣跑道上，開闊的400米操場和籃球水泥地是2007年當地旅南同鄉會捐助20萬元翻修的。以前高嶺中學土石操場，只要一下雨，孩子們就只能忍受着泥濘上課。由於在當地籌集不到資金，校長不得不讓林金俞找到南非同鄉會尋求善款，「因為他們中一些是我教過的學生，總要賣我點面子」。為此，林金俞親自去了趟南非，在少則1,000元，多則5,000元的排湊下，高嶺中學的新操場才最終完工。

面對人均收入居全福州地區首位的福清來說，人們對海外「淘金」所能帶來的富裕程度的期待，不僅打破了整個地區「正常」的生活，也讓這種價值觀不自覺地「感染」了孩子。曾經有福清一所學校負責人拿着一沓在校學生出國意向調查表，表上95%的學生都表示將於兩三年內出國，學校眼着就要人去樓空。對此，林金俞告訴記者，從前他當班主任時，1個年級超過6個班，可現在湊不夠2個班，這還包括了不少中途插班讀書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女。學生間談論最多的是「證簽了嗎」、「什麼時候出國」等話題，「別看學生們小年紀，但對出國簽證的流程比我們還要清楚」。



福清鄉村隨處可見的連排洋房。傅龍金攝